

监控里的村寨

江月卫

六点半醒来，比闹钟还准。伸手摸过手机，先点开“环球资讯广播”，随手划开老家的远程监控软件。将全球大事与老屋同框，中东的战火在耳边轰鸣，老屋的安详在眼里静默。幸福像一杯温水，从指尖漫到心里。

我家的老屋在村子里是空置最早的，屈指算来已有十五六年。接着是隔壁堂弟的，再后来一家接着一家，像秋天落叶，一片片飘走。寨子里三十来栋木楼，只剩下两位老人守着。其中一位年轻时落下了耳背的残疾。年轻人在城里买了商品房，或是在镇上建了门面房。直到去年，教了一辈子音乐的四叔退休回来，每天将竹笛吹得鸟儿欢畅，村寨才算有了一些生气。堂弟提议“为了安全起见，家家安上监控”。

外村人不知道的是，他们走进寨子的每一步，都清清楚楚地投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上。即便是晚上，太阳能路灯一亮，谁来了，谁走了，一目了然。远远望去，灯火通明，还以为家家户户都住满了人，热闹得像旧时的光景。可谁曾记得，当年整个寨子里的人都待在寨子时，却是一团漆黑。那时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。

那会儿，三婶和伯母为了一宛南瓜藤的走向争得面红耳赤；四叔和大哥炳为田水灌溉闹到乡里司法所；八爷家的牛因为吃了三叔家几宛秧苗十多年没有往来……我说：“我将来才不争这些。”父亲立马劈头盖脸骂道：“你这死没出息的，会被人家的欺死的。”我说：“有本事去外面争！”父亲瞪大眼睛：“到外面去，要有这本事啊！”

如今，咱们整个村寨的人都有了本事，都去了外面。

每天在手机上上看老屋，已经成了习惯。起初妻子笑我：“一栋房子有什么好看的？”可她自己也由不得自主地点开来看——哪里又掉了一片瓦，哪里的草又长高了。老屋早已不只是几根木头、几张瓦片，它是一根无形的线，牵着我们的来处与归途。

那天早上，斌照例点开监控——八点多了，母亲还没起床。斌母亲的作息像钟表一样精准，雷打不动。他心头一紧，立即拨了电话，响了没人接。打给寨子里他请来负责照看母亲和满娘的芝满娘。芝满娘跑去喊门，喊不开，最后撞了进去——母亲神志不清，眼歪嘴斜。120的警笛刺破山间的寂静，斌也同时从深圳往家赶。可母亲还是走了，第二次中风，没能救回来。

斌一帧一帧地回放那些冰冷的镜头——头天晚上七点，母亲吃了一碗饭，还劝他九十岁的满祖母“再吃一点”。芝满娘收拾碗筷回去了。母亲看了一会儿电视，九点四十上床，躺下看了会儿手机，十点准时熄灯。进房时脚步平稳，没有半点异样。可是睡下之后，再也没有醒来。

人老了，还是会念着老屋。四婶过世以后，四叔退休回到了寨子。每五天一次镇上的集日，他从不缺席。除了散散心，就是买些好酒好菜。那天傍晚，儿子儿媳查看监控，发现四叔赶场没有回来，电话关机。急忙委托在镇上做买卖的小毛去找，小毛在镇上的宏发宾馆说出他儿子们的担心时，四叔笑了，笑容里有几分少年才有的羞赧。向小毛介绍眼前的女士说：“这位是张老师。”

张老师笑了笑，皱纹里盛满阳光。两人之间的茶几上，放着茶杯和水果。四叔说，当年他和张老师一起当代课老师，又一起到县里上函授班。后来张老师与学校一位正式老师结了婚，转了正，调到市里，从此断了联系。当年张老师借给四叔一百块钱，一直没还上。这次同学聚会，终于把这笔钱还了。如今张老师老伴过世，儿女都在外地，打算在这里玩几天。

我曾多次听四婶说，一定要找到张老师。她说的是那一百块钱，也是她自己——她始终觉得自己占了别人的位置。四叔不当代课老师，也就没有后来的转正、退休。四叔若是反悔和她这门婚事，代课老师的位子便保不住。四叔便心甘情愿地娶了她。

月光洒满院子，监控里，四叔坐在院子里望着天空的月亮，烟头明灭，一闪一闪的。他身旁还有一个人影，是张老师。那晚四叔和她坐了很久，说了很多，也沉默了很久。

我打电话给四叔的儿子：“今晚，四叔终于有人一起看星星了。”四叔的儿子笑笑，声音很轻：“村寨里不光有星星，还有蛙鸣蝉噪咧。”

四叔不知道的是，清晨与黄昏，那些他独坐屋外的孤独与寂静，那些他在厨房里系着围裙忙碌的身影，全都安静地装在儿女的手里，也装在儿女的心里。

就像这一栋栋祖屋，装着这个家庭和家庭的全部。



湖南舜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。 鄢朕斌 摄（湖南图片库）

暮春时节，我们去了新宁舜皇山。驱车一路向西，过县城，进大山，窗外的绿越来越浓。有人说，前面就是湘桂古道了。我的心忽然紧了一下。

工作人员介绍，这条古道，有4300多年历史。从前，新宁的茶叶运往桂林，广西的食盐溯流而上，千百年间，这条路装满生计与烟火。而92年前的那个冬天，这条路染上了血色。

1934年12月，湘江血战之后，红军出发时的8.6万余人，过江后只剩3万多人。绝境当前，毛泽东力主转兵西进，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突围。而红军西进的必经之路，正是舜皇山脉深处、湘桂古道上最险峻的一段——老山界。这是长征路上第一座难走的大山。

红军主力一头扎进了这片峻险的山区。海拔1800余米，一侧悬崖，一侧峡谷。山上雾气弥漫，湿气逼人，粮食早已断绝。

我们沿着古道往上走。石板被岁月磨得光滑，缝隙里长着青苔，两边是密密的竹林。走了

不一会儿，便闻到一股清香，淡淡的，若有若无。同行的人说，这是野茶的香。果然，路旁的树下，溪沟边，石缝里，到处都长着茶树。它们长得恣意，有的斜斜探出身子，有的藏在杂木底下，叶片肥厚，刚冒出来的嫩芽是浅绿的，透着光，嫩得叫人不忍心碰。

正是采茶的时节。有几个当地的妇女背着竹篓，在古道边采摘。手法极熟练，拇指和食指轻轻一捏，手腕一提，芽尖就到了掌心。我也忍不住摘了起来。芽尖很嫩，指腹轻轻一触，便有一种清凉的感觉。

摘着摘着，就到了老山界石碑前。92年前的冬天，那些衣衫褴褛的红军战士，就是沿着这条古道艰难前行的。他们缺衣少食，连野菜都难寻。他们是不是发现了路旁随处可见的野茶树？战士们会不会摘下苦涩的老茶叶，塞进嘴里嚼着，用茶叶的汁水解渴，用茶叶的苦涩提神？在那样的绝境里，苦涩会不会成了支撑他们走下去的力量？陆定一在《老山界》里写道：“我们完成了任务，把一个坚强的意志灌输

到整个纵队每个人心中。”那意志，就像这石缝里的野茶，再贫瘠的土地也能扎根，再艰难的环境也能发芽。

同行中有人讲起了这片野茶的故事。相传上古舜帝南巡，驻蹕舜皇山时，山间曾发生一场大的瘟疫，山民束手无策。舜帝便教大家采茶、制茶、喝茶，瘟疫竟不药而愈。山民为了感谢舜帝，也感激这种救命的植物，就把茶籽洒满山溪。如今，舜皇山近10万亩的野生茶仍然生机勃勃，似乎正在述说那段古老的故事。这片叶子，从远古开始，就与这片土地上的人的命运连在了一起。

我弯腰从石缝里摘下一片嫩芽，放进嘴里轻轻嚼了嚼。初入口是涩的，接着有一股清凉的草木气，慢慢地，舌尖竟泛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甜。

舜皇山的野茶，长在海拔600米到1700米的峡谷里，常年云雾缭绕，雨量充沛，日照恰到好处。这里近10万亩野生茶林，其中极具开发价值的就有2万亩，树龄有的已达数百年，在山



怀化市沅水与巫水交汇处的洪江古商城。

千里沅水，源起贵州都匀云雾山巅，汇南北双源清流，穿峰峡，纳百川，横贯湖湘西南大地。作为洞庭水系最长支流，奔涌于洪江黔城，迤迳流经溆浦、辰溪、泸溪、沅陵、桃源，贯入常德，汇入洞庭。一江碧水串联洪江芙蓉楼古埠、溆浦屈子行吟之津、辰溪驿路遗韵、泸溪浦市古镇乡愁与沅陵千年郡府书香。两岸风物，尽藏五溪大地沉淀千载的气象。

沅水开篇于洪江黔城。溇水与沅水于此相拥合流，芙蓉楼临江矗立。盛唐天宝间，王昌龄贬龙标尉，溯江千里，治黔城八载。虽处蛮荒之地，诗人不曾困于谪旅愁绪，反以诗风化育一方。他轻儒恤民，教化乡邻，百姓敬称其为“仙尉”。

“青山一道同云雨，明月何曾是两乡”“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”。纵然宦海浮沉、身寄边荒，本心依旧澄澈无尘。王昌龄留给沅水的，不单是传世诗章，更是逆境从容、清白自持、勤政爱民的精神底色。他为整条沅水注入了清正温润的诗魂。

顺江而下，沅水奔入溆浦，大江口犁头嘴，云水苍茫，江流迂回。战国末年，屈原遭谗远逐，辞别郢都，溯沅而行，驻足辰溆山水间行吟求索。层峦叠嶂，幽壑含烟，满目荒远山水，映衬志士家国难酬的孤愤。“乘舸船余上沅兮，齐吴榜以击汰。船容与而不进兮，淹回水而凝滞。”他俯仰天地，悲悯生民，挥毫写下《涉江》《天问》等篇章。

站在昔日屈子孤舟沉吟的荒江

古渡，大江口江岸长堤绵延，步道萦回。这片生态秀美的滨江热土，今日依托楚辞文脉深耕研学，让求索报国、忠诚向善的精神走出典籍，浸润乡土。

江水东流，驶入辰溪。沅、辰两江交汇，丹崖峭壁临江雄峙，古寺悬空藏幽；松溪口古驿枕江扼渡，驿路崇山，是沅水中游的水岸驿途。昔日王昌龄往返沅水公务，舟楫常泊古驿。此地自古水陆通达，车马舟楫络绎不绝。诗人夜宿驿馆，静观江天暮色，吟下“与君醉失松溪路，山馆寥寥传晓钟”的诗行。相较芙蓉楼送别诗的旷达，松溪古驿的诗韵更为静谧内敛、悠远清寂。

千年文韵浸润乡野，耕读之风代代相传，化作辰溪生生不息的精神根基。今日沅江两岸，柿溪乡溪口村、傅家湾村恪守六百年耕读古训，勤耕固本，诗书传家。乡贤聚力兴教，设立助学基金，帮扶寒门子弟，无数青年走出深山、奔赴四海。

松溪口古驿经保护性修缮，修旧存古，青石板驿道蜿蜒依旧，古渡高墙风骨犹存，诗碑临江，绿廊环岸，盛唐驿路风月重现江天。丹山古寺、锦岩高塔与千年古驿遥相呼应，古韵新风，相映生辉。

沅水驶出辰溪，奔入泸溪，浦市古镇静卧江岸。古镇扼守黔楚咽喉，水陆交汇，层层码头临江铺展，幽深古巷纵横交错，会馆遗迹沉淀岁月，民俗文脉绵延不绝。较之洪江商城的

谷间、溪水旁、石缝里肆意生长。唐朝陆羽《茶经》说“上者生烂石”“野者上”，舜皇山的野茶正是这样的上品。

如今，这片野茶有了自己的名字：“帝子灵芽”。2015年，一位侨商回到家乡扎进舜皇山，带着乡亲们开发野茶。产品连获国内外十几项金奖，还获得了美国、欧盟的有机认证。茶庄带动了上千农户增收，仅采茶一项，有的农户一年就能收入两万多元。

在茶庄，我们看了制茶的过程。鲜叶摊青、揉捻、发酵、烘焙，每一道工序都急不得，得靠经验和耐心。下山时，我带了一小袋自己摘的野茶。回到家，我学着记忆中制茶的法子，在铁锅里慢慢翻炒、揉捻、烘干。茶做好了，泡上一杯，那苦涩里带着回甘的味道，有舜皇山的云雾之气。

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。我们走这条路，不是要重复当年的苦难，而是要记住，在最难走的路上，有人替我们走过了。而我们能做的，是捧起一杯茶时，不要忘记那片叶子

的来处。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童迪 摄

风雅、辰溪驿路的清峻，浦市自带沉静敦厚的烟火气韵。千百年来舟渡往来，商旅辐辏，渔耕相依，崇文勤俭、和善务实的乡风在岁月里沉淀生长，生生不息。

今朝浦市古巷焕彩，古渡重修，非遗传承。沿江村落田畴铺翠，庭院整治。古镇文脉滋养乡野，新村美景映衬古埠，万家烟火缓缓升腾，在沅水奔流的途中，静静守护着一方澄澈江天。

纳百川流水，萃千里文韵，沅水奔赴下游辽阔。古辰州府坐拥沅、酉二水交汇之雄阔，兼有二酉藏书的渊深、龙兴讲寺的清幽，是沅水流域文脉汇集、风骨归拢的千年古郡。传说秦人焚书，典籍濒临断绝，先贤藏书二酉山洞，保全文脉，留下“书通二酉”的千古佳话，在五溪大地种下崇文笃学的根脉。

贤才接踵登临，为沅陵山水增辉。明正德年间，大儒王阳明溯江而至，驻足沅陵，于龙兴讲寺依山观澜、临水悟心，写下“云起峰头沉阁影，林疏地底见江流”的诗句。他历经风霜困顿，始终坚守传道修身之志，在此开坛讲学，阐扬心学，以“知行合一”开化一方，以“致良知”润泽民风。林则徐途经沅陵，跨越辰龙关，饱览千山翠色、秋水澄明，挥笔题联：“一县好山留客住，五溪秋水为君清。”江浪滔滔，清流不绝，一路揽尽诗韵忠魂、驿路风骨，终见百川汇流、万象澄明。

沅水自上而下，险滩深潭，河道迂回。沿江而行，一程一景。沅水江上读古今，品读山河更迭、岁月沧桑。



蜂蜇记

林丹

四月下种，六月绿叶染满楼顶露台的围栏，长条形的丝瓜点缀其间，偶露峥嵘。

藤蔓自南往北迤逦爬行，呈半圆形，在露台的西侧牵出绿色的屏障，长出一片旖旎风光，与半空林立的钢筋水泥对峙，泾渭分明。

丝瓜，从土下默默无闻的种子，走向家中清香的餐桌，中间隔着漫长的七十多个日夜。这让我一度怀疑去年的留种出了问题。其实，不施化肥、不打农药，任凭嗡嗡的蜂儿在花丛间自由穿梭，这才是丝瓜的自然生长周期。

清晨，凉风阵阵，远处的天空飘着棉絮般的云朵，缓慢地自西向东游走，悠闲自在。我坐在露台的藤椅里，望着眼前绿叶簇拥、黄花摇曳、丝瓜垂吊的情景，一种即将收获的成就感油然而生。

我站起身，一如既往，兴致盎然地打理丝瓜，除草、浇水、修枝、引蔓……

突然，左手大拇指袭来一阵钻心的灼痛，一个白色的针眼赫然在目，旋即充血泛青，拇指头迅速肿胀，渐渐发麻。我低头仔细一看，引蔓竹竿上一处花生米大小的洞眼里，一只黑木蜂肥硕的后半身露在外面蠕动，我不禁心头一紧——我被蜂蜇了！

说来惭愧，我从小就怕死，每次打针都要哀嚎半天，这也算是我格外热爱生命吧。我飞快地冲进卫生间，将左手大拇指径直伸到水龙头下，反复用清水冲洗，然后涂上碘伏消毒，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我用右手摸出后裤兜里的手机，通过AI搜索木蜂蜇伤后的不良反应，上面的每一条仿佛都与我的情况吻合，越看心里越害怕：肿胀蔓延整根手指，皮肤紧绷发烫，抬手弯曲疼痛，瘙痒扩散周边皮肤……

更有一位视频博主，身穿白衣白褂，在视频里向你举例：曾有一个被蜂蜇伤的患者，站在他面前陈述病情，说着说着就倒了下去，众人七手八脚，慌忙将他送往抢救室。最后，这位博主面对镜头，一脸诚恳地告诫众人：被蜂蜇伤，及时就医！

视频还没看完，我早已匆匆换好鞋子，一把推开家门，“咚咚咚”奔向电梯间，火烧火燎地赶往社区医院。

“怎么了？”大夫坐在椅子上淡定地问，拧开桌上的保温杯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

水。“蜂蜇了。”我站在大夫面前忐忑地答，脑海里闪过视频博主举过的那个例子。

“头晕胸闷吗……嘴唇肿胀吗……四肢发麻吗……”大夫微笑着问我，依然气定神闲。

看着大夫的嘴唇一张一翕，我仿佛进入了自我催眠状态，顿时感觉有点胸闷气短，甚至四肢渐渐发麻……

“拿支抹蚊虫叮咬的药膏吧。”我正沉浸在自我臆想中，大夫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一下子将我拉回了现实。

我揣着药膏回到家中，气急败坏地爬上露台，小心翼翼地找到那截竹竿，用纸团将木蜂栖身的洞眼堵得严严实实。我心有余悸地站在远处，幸灾乐祸地望着木蜂在洞口盘旋、上下乱飞，心底滋生出几分解气的快意。

一连几日，木蜂偶尔在丝瓜花间稍作停留，转瞬飞往其他的露台、楼下的花园。我默默地走到那截木蜂钻有孔洞的竹竿前，将绿叶掩映的纸团一点点抽出来，揉成一团，轻轻丢进垃圾桶……

其实，木蜂是丝瓜的最优授粉昆虫，能大幅提高坐瓜数量。它性情温顺，以竹竿、木头钻洞为穴，极少主动伤人。那天是我整理藤蔓时，不小心触到了它的洞穴，才有了那场有惊无险的“亲密接触”。

回过头认真想想，人类与昆虫，无关身形大小，都是大自然的生灵，完全可以和谐共生、相安无事……